

韓湘子吹簫 (之你可以死三次)

獨幕鬧劇

角色表

記者：HLTV 電視台記者，女，手拿麥克風。

檢察官：穿著白色西裝，手拿放大鏡。

警官：高階警官，身著制服。

議長：身著黑色西裝。

死者：男，短髮，在西裝褲外再穿上一件迷彩褲，上衣著白汗衫，胸前有血跡，
手上戴有粗麻手套。

小弟：披頭散髮，衣著邋遢。

場景

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議長官邸。

幕起前，舞台傳出三聲槍響。

幕起，燈漸亮。死者便已經坐在舞台中央一平台上，雙膝盤坐，雙掌攤平向上，有如老僧入定。身旁擺有一類似漂白水的容器，一把道具散彈槍以及一把道具手槍，以及散落三顆大小誇張的道具散彈槍彈殼。檢察官手拿放大鏡，在死者前後來回穿梭，做偵察貌。

從舞台傳來記者的聲音說：「等一下！我化妝還沒好！好了嗎？要開始囉！五、四、三、二…」記者上。

記者：（面對觀眾）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 HLTV 記者曾胡蘭。現在在記者身後的呢！就是議長官邸第一現場。今天凌晨兩點多的時候，在這裡發生了一起離奇的命案。據附近的目擊者指出，男子黃阿能今天凌晨手持長短槍，衝入議長官邸，除傳出槍聲外，還看到議長官邸中冒出火花，最後卻陳屍在議長官邸中。

（一面說一面往後退，逐漸靠近檢察官）

記者：現在記者就要帶您一同，深入第一現場進行報導，請各位觀眾隨時鎖定 HLTV 頻道，本台將會隨時提供您最新、最快、最翔實最客觀最專業的新聞，由美麗的記者我為您報導。

（記者與檢察官背對背相撞，兩人同時跳了一下，做出驚訝貌。）

（死者做出訝異的表情。）

記者：現在記者要採訪正在偵辦此案的賈正義檢察官，檢察官您好！

檢察官：呃！您好！

記者：能不能請長官您說一下現場的情形。

檢察官：（收起放大鏡）現場的情形是這樣的。在我們趕來之後，（用手指指著死者）發現疑為地方幫派份子的死者全身著火，（記者靠近）等一下！你不可以進來！（記者把腳縮了回去）我們在現場同時發現了散彈槍（拿起散彈槍，放下），手槍（拿起手槍，放下）以及三枚散彈槍彈殼（拿起一枚，放下）。根據我們從在場證物的研判，我們認為，死者的死因是先被散彈槍貫穿胸部，然後被潑灑汽油點火焚屍。

（死者點頭）

記者：那麼請問長官，這件命案，有沒有他殺的嫌疑？

（死者與檢察官同時望向記者，發楞數秒鐘。）

檢察官：（清了清喉嚨）根據我們的研判，應該是不會有人先拿散彈槍，往自己身上開了好幾槍之後，還有辦法在自己身上潑汽油點火的。

（死者點頭）

記者：呃…嗯…那麼再請問長官，現在偵辦的重點是什麼呢？

檢察官：這件命案還有非常多的疑點，除了到場物證指向他殺以外，我們要找出犯下命案的兇手是誰，據我們所知，死者黃阿能是由他的幫派小弟接送到議長官邸，而他正在逃當中，我們必須先找到他，才能夠釐清案發的狀況。另外，由於死者黃阿能是地方幫派份子，為什麼會持槍進入議長官邸？相信後面的目的並不單純，可能與地方的黑道利益衝突有關。

記者：謝謝…

檢察官：嘿！我還沒有說完！死者會死成這個死樣子，而且身上還穿了兩條褲子，在西裝褲外面，又穿了一條迷彩褲，非常不合理。我相信是有人故意要破壞現場，誤導我們的偵辦方向。但是這樣，也絕對不會動搖檢方破案的決心！另外，這樣不明不白的命案，我們檢方也必須要給死者家屬一個交代！

記者：謝謝長官。這邊是 HLTV 記者會胡蘭在命案現場為您所做的第一手報導，各位觀眾請您隨時鎖定 HLTV 新聞頻道，我們會隨時提供您最新的消息，現在我們將鏡頭交還給棚內的主…

（記者話沒說完，舞台外傳來警官的聲音：「誰說的？死者其實是自殺的！」警官上、議長上、小弟上。）

（記者、檢察官、死者看往警官等三人。）

（小弟連滾帶爬爬到死者跟前。）

小弟：大哥！大哥啊！你死得好慘啊！

記者：各位觀眾！原本膠著的案情突然有了突破性的進展，我們現在來聽聽警方怎麼說。警官請講！

警官：我們警方剛才抓到了死者黃阿能的小弟。（踹小弟一腳）根據我們再三盤問的結果，我們可以確定，死者是自殺的！

檢察官：你憑什麼說死者是自殺的？你說說看案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警官：好的！我現在就位大家重建案發當時的情形！在幾天前，死者就曾經寫過

一封恐嚇信威脅議長（議長在旁，發出一聲「哼！」）然後，這是議長剛才交給我們警方的，是昨天死者寫給議長最後的威脅信。（從口袋裡頭拿出）上面寫著，「今天晚上我就會去找你，你如果不給我一個交代，我就要跟你一起玉石俱焚！」（邊說邊收起）可見死者本來就抱著想要自殺的心態…

檢察官：這樣也不能夠證明死者就是自殺的啊！還有，你說死者威脅議長，那麼死者要威脅議長什麼呢？議長？

記者：議長，我是 HLTV 記者，能不能請您說說死者要威脅你什麼？

議長：我不知道！你們說什麼我都不知道。喂！今天是他跑到我家裡來，你怎麼會問我他為什麼要跑到我家來？

檢察官：人都死了我要怎麼問？

議長：人都死了也輪不到問我啊！

記者：那麼請問議長，請問有人死在你家裡，你心裡有什麼感覺？

（所有人都看往記者。沈默半晌。）

議長：這個問題，恕不回答。

警官：你們不要打斷我說話！之後，在昨天晚上將近十點多的時候，由死者的小弟（又踹了小弟一腳），開車載者死者來到了議長官邸，將死者放下後，就先行離開，死者接者便進入議長的官邸，試圖對議長不利…

議長：他死的時候，我可是有不在場證明的喔！

警官：死者與議長在一樓追逐，沒想到議長一個轉身，輕舒猿臂、款扭熊腰，一個旱地拔蔥就上了二樓。死者看到議長跑上二樓，也就跟著上樓，也就是這個地方。死者卻萬萬沒有想到我們的議長智勇雙全，在他剛跑上二樓的時候，議長大人卻已經奪門而出，在兩分鐘內跑到了五條街外，報案通知我們警方！

（沈默）

記者：對不起！請問一下議長！您會輕功嗎？

議長：你這是什麼意思？

記者：我的意思是，議長你是怎麼可以在兩分鐘裡頭跑到五條街外面？

議長：咳！

記者：不是…我從小到大我都很崇拜會武功的人，特別是會輕功的政治人物耶！議長您練的是哪一派的輕功呢？是武當派的梯雲縱呢？是崑崙派的八步趕蟬呢？難道是一失傳已久的燕子三抄水？

議長：（用力）咳！

警官：議長怎麼會在兩分鐘裡頭就跑到五條街外，這一點並不重要。因為議長有

充分的不在場證明，我們有許多證人都可以證明，在議長宅邸發出槍響還有火光的時候，議長就已經在五條街外了！

檢察官：後來勒？

警官：後來我們警方馬上出動，在電光火石之間，前往議長官邸瞭解案情，可說是風雲變色、日月無光、草木皆兵！那時候死者在這個房間裡頭，來來回回前前後後都找不到議長，又聽到外頭警方要來追捕他，心想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今天他犯下這樣的惡行，必定為正義法理所不容。

檢察官：然後呢？

警官：然後我們警方就衝到了這裡，只見四處都是火光，死者也便陳屍在這片火海當中。想來必定是畏罪自殺，他因為害怕國家社會將會給他的應有制裁，所以就拿起了隨身帶來的散彈槍，先開槍自殺，然後點火自焚，一命嗚呼了—

（沈默）

警官：之後呢—我們沿線追查，又終於抓到了死者小弟，也就是他（端小弟）這麼一來，更加強了警方相信死者是自殺的立場。

記者：各位觀眾，案情突然直轉急下！現在警方的說法，與先前檢方的說法有著相當大的出入，不知道現在，偵辦方向是愈來愈模糊了呢？還是其實出現了新的契機？

檢察官：什麼嗎！這樣根本就完全不合理啊！死者分別帶來了散彈槍以及手槍，（一手指著死者）為什麼他要拿散彈槍自殺？如果是你，你有一支長槍，一支短槍，你會放著比較方便的手槍不用，用散彈槍自殺嗎？

記者：各位觀眾，我們現在聽到檢方的反駁，讓我們再來聽聽警方的說法！

警官：這個道理很簡單啊！（走近死者，拉起死者的一隻手）你看，他的手上戴了手套，所以他的手指就沒有辦法伸進手槍的護弓裡頭擊發，而他在情急之下，就只能夠用散彈槍自殺囉！

檢察官：你這樣說好像死者是一個笨蛋一樣。他難道不可以把手套先脫下來，然後再用手槍自殺嗎？

警官：你又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死者不是一個笨蛋嗎？你看，他身上又穿了一條西裝褲，還穿一條迷彩褲在外面，天氣冷就在裡頭穿一條衛生褲就好了嘛！沒事會穿兩條褲子的人，你說他是不是笨蛋？

議長：沒錯！他進來我房子的時候，就是穿了兩條褲子進來，他就是一個十足的大笨蛋！

檢察官：你過來（拖著小弟）你說說看，你大哥出門的時候，是不是身上就穿著兩條褲子？

小弟：我大哥他…

議長：咳！你給我說話啊！

小弟：我大哥他…（低頭）出門的時候就是穿兩條褲子…

警官：那你大哥是不是笨蛋？

小弟：（趴倒在死者前）哇！大哥啊！

警官：（踹小弟）你大哥到底是不是笨蛋？

小弟：我…我大哥是笨蛋。

記者：各位親愛的觀眾，現在案情又有了驚人的發展！透過嚴密的偵訊，檢警雙方研判，其實死者是一個笨蛋！

（死者做出憤怒的表情。）

檢察官：我看真正驚人的發現應該是，我們發現在場每位裡頭，（瞪了記者一眼）到底誰才是笨蛋！如果死者真的是拿散彈槍自殺，那他怎麼會死成這個樣子？以前我們看到有人拿長槍自殺，要不就像是在《金甲部隊》那部電影裡頭，把槍口塞進嘴巴裡開槍，要不就是在國軍裡發生的衛哨兵自我傷害事件，用槍托撐在地上，然後蹲下來，把槍口對著太陽穴，然後…碰！要自殺，當然是對著頭開槍，你說他又怎麼拿著散彈槍自殺？

警官：好！我現在就來示範死者是怎麼自殺的！（從地上拿起散彈槍，一邊說一邊做出動作）其實，這很簡單嘛！首先，將你的右腳向後移，移到左腳的後面，左右腳交叉。然後，將拿著散彈槍的右手緩緩向外伸出，輕輕扭動手腕，把槍口轉向左胸前，左手按著胸前的槍口，像是西施捧心。接著，雙膝慢慢微屈，逐漸變成盤作在地上的動作。接著，彎曲右手食指，輕扣扳機！…啊！救一命嗚呼了！（變成和死者一樣的動作）

（死者張大口，擺出傻眼的表情。）

檢察官：這…這…

記者：這個動作實在是…好優雅啊！

檢察官：好…好…

記者：好…就好像，好像八仙裡的韓湘子吹簫啊！（走向觀眾，燈光聚焦，做出陶醉狀）能夠看到這樣的自殺過程，就好像看到一支輕盈的舞蹈，一幅充滿詩意的圖畫！原來這樣的畫面不但只存在我們幻想的神仙夢境當中，原來也存在於我們所真正生活的世界裡啊！這把散彈槍，此時此刻已經不是凶器，而是能夠帶給這個世界美感的樂器啊！伸手，屈膝，舉手投足之間，都是美感，這…死者黃阿能絕對是自殺的啊！能夠這麼浪漫、這麼優雅，就算是死，我也願意啊！只可惜…唉！到我必須死的時候，我又是不是能夠和他一樣浪漫的死呢？想到這兒，我就不禁黯然神傷啊…

檢察官：（走向前推開記者，燈亮）搞什麼東西！什麼韓湘子吹簫？你們難道都忘記最重要的一點嗎？死者死的時候，可是全身著火！難道說他先在身上

點火，那多痛苦啊！那他還有辦法像你們說得這樣優雅的自殺啊！

警官：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再示範一次，來！所有人一起！大家一起來！

（警官、檢察官、記者、議長、小弟站成一排，一起聽警官的敘述動作。音樂進，是中國式的曲笛樂曲。）

警官：首先用汽油淋遍全身。然後將你的右腳向後移，移到左腳的後面，左右腳交叉。然後，將拿著散彈槍的右手緩緩向外伸出，輕輕扭動手腕，把槍口轉向左胸前，左手按著胸前的槍口，像是西施捧心。接著，雙膝慢慢微屈，逐漸變成盤作在地上的動作。接著，彎曲右手食指，輕扣扳機！槍口與胸前呈二十八度夾角，你們知道嗎？散彈槍的子彈從二十八度角貫穿胸膛，是一種多麼「舒服」的死法啊！

記者：喔！喔！

（音樂停止。警官站起，雙手抓著散彈槍，高舉雙手。）

（其他人也一同高舉雙手）

警官：這時候，因為子彈打過胸口，在貫穿的過程中，子彈的動能變成位能，因為摩擦力而產生了高熱，就在這個瞬間，溫度到達了汽油的燃點，點起了熊熊的烈火！

記者：喔！喔！喔！

警官：就是這樣！

小弟：大哥！大哥啊！

記者：沒有想到在一連串優雅而浪漫的動作後，最後的一槍，卻是這麼震撼人心！就像從一曲田園協奏，幾經變調之後，而成爲了一曲波瀾壯闊的交響詩！啊！就像一根火柴、或是蠟燭，燃燒了自己，卻將漆黑的夜照得發亮！照得通紅！這樣的自殺，實在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實在是震古鑠今最完美的一場自殺啊！快，汽油在哪？散彈槍在哪？（奪過警官手中的散彈槍）我，我再也受不了我內心的激動了！我也好想這樣自殺啊！

檢察官：你夠了沒有！

記者：快讓我自殺呀！

檢察官：你想要自殺真是太好也不過了。（推開記者，奪過散彈槍）我想全國上下都迫不及待的希望像你這樣的記者趕快去自殺。可是你們根本都是在胡說八道！那我問你！死者這樣自殺，他總共要開幾槍？

記者：許我一發散彈槍吧！許我一發吧！我也好想像他一樣，朝我的胸口開一槍啊！

檢察官：你讓開！（推開，記者跌落在地）我問你，他自殺開了幾槍？

警官：當然是一槍啦！難不成自殺要開第二槍嗎？還是要開三槍？還是你想說，

他身上穿的是三槍牌內衣？哈哈哈。

檢察官：只有開一槍嗎？哦？那你看（指地上），為什麼地上會有三個彈殼呢？

（記者慢慢爬起來，走近檢察官。）

（警官走向議長。）

警官：議長，這應該怎麼辦？

議長：附耳過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就這麼做！

記者：（撲向檢察官）我…我還是好想自殺啊！

議長：就趁現在！

（檢查官與記者拉扯。）

（警官與議長趁亂一人抱走一顆彈殼。）

檢察官：你夠了沒有！你自己要丟臉就算了，不要把我也給牽拖進去！人家我也可是個正直有為前途無量的檢察官！讓開點去！真是夠了！你不聽是不是？我跟你說！你、這、個、樣、子—很醜！

記者：（突然驚醒）醜？你怎麼可以說我醜？（轉向觀眾）啊！各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記者剛才失態了，還有各位觀眾，記者我一點都不醜！記者我很美麗！我最美麗！各位觀眾一定要鎖定 HLTV 頻道，因為只有 HLTV 頻道，才有我這麼美麗的記者，等一下，我要補妝…

檢察官：我剛剛問，地上有三顆彈殼，你怎麼說？

警官：什麼彈殼？

檢察官：就是在地上的…（吃驚）為什麼會只剩下一顆彈殼？

警官：地上本來就只有一顆彈殼啊！

檢察官：另外兩顆彈殼呢？咦？你抱著的是什麼？

警官：我…沒有啊！地上本來就只有一顆彈殼啊！死者自殺就是只有開一槍，不然你問他（踹小弟），他昨天晚上把車子停在外面，你問他半夜的時候聽到幾聲槍響？

小弟：我…

議長：咳！你說啊！

小弟：聽到…

議長：嗯？

小弟：（低頭）一聲。

警官：沒錯吧！就是只有開一槍！

檢察官：你這樣只用人證，不管物證，是哪門子的辦案方式？

警官：那你拿你的物證出來啊！你的彈殼呢？

檢察官：我的彈殼？你手裡頭到底是什麼東西？

韓湘子吹簫

警官：我手裡頭有什麼不關你的事！總之，他就是自殺死的！

檢察官：你在胡說八道！是他殺！他是先被散彈槍殺了，再被澆汽油焚屍！

警官：我說他是自殺！

檢察官：我說他被謀殺！

警官：自殺！

檢察官：他殺！

警官：自殺自殺自殺！

檢察官：他殺他殺他殺！

記者：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現在場面非常混亂！但是記者還是卯足全力，不怕困難，在命案現場進行第一手的採訪報導！死者黃阿能到底是自殺？還是他殺？案情真是撲朔迷離！簡直就是一場羅生門！想要知道後續的發展，您一定要隨時鎖定 HLTV 頻道！HLTV 頻道有客觀翔實的新聞，更有最美麗的記者爲您報導！

（一陣爭吵）

議長：（大喊）停！（頓）檢察官先生，您別激動！請您過來一下，我有些事情想要跟你談談。

檢察官：（走近議長）議長請講，相信議長的話，應該會對案情有很大的幫助。

議長：好，那就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檢察官：（沈思狀）是這樣的嗎？

議長：對對對…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檢察官：我這樣子會不會不好做？好，我懂了。

警官：嘿！你終於開竅了！

（議長面向觀眾，清了清喉嚨。）

檢察官：現在，我要代表檢方進行案情說明，（掏出放大鏡，高舉）麥克風過來一下（記者把麥克風湊上）。在剛才的偵辦過程中，檢警雙方已經達成了一定的共識，由於在場的人證物證都相當的清楚，於是我們可以斷定，死者黃阿能原本企圖對我們的（雙手報拳）議長大人不利，但是由於議長大人英明神武，智勇雙全，當機立斷閃避過了死者的攻擊，並且在兩分鐘內逃到五條街外報警，黃阿能眼見無法逃過警方的追捕，也受不了良心的苛責，於是便畏罪自殺了。到這邊，案情終於水落石出。

議長：哼哼哼…呵呵呵呵…

警官：哈哈哈哈哈…

檢察官：哈哈哈哈哈…議長真是八面玲瓏！佩服！佩服！

議長：不不不！檢察官先生你也是巷子裡的人啊！

韓湘子吹簫

警官：檢察官你太客氣了。

小弟：大哥啊！（跪在死者前）你死得好慘啊！

警官：（踹小弟）么壽喔！你是不會講點好聽的是不是！

議長：哈哈！

警官：哈哈！

檢察官：哈哈！（笑得得意忘形，放大鏡掉在地上）

記者：檢察官先生！您的放大鏡掉到地上了！唉呀！摔壞了！

檢察官：沒關係！沒關係！不打緊！不打緊！

（燈暗）

記者：喂！燈怎麼突然熄掉了？

檢察官：那個議長大人，您官邸裡頭這個燈是怎麼回事？

議長：我也不知道啊！

記者：搞什麼啊！這樣大家就看不到我這個記者有多美麗了啦！

警官：那個誰…是停電了是不是？

小弟：唉呀！唉呀！

警官：（踹小弟）你沒事叫叫叫叫…叫什麼！欠踢啊！

小弟：不是啊！那個，你看看我大哥！

檢察官：你大哥死了啦！誰去看一看燈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記者：對啦！這樣子人家要怎麼採訪嘛！

（燈光忽明忽暗，同時傳出一陣淒厲恐怖的哭聲。）

檢察官：喂！燈光還有音效不要亂玩好不好！

警官：那個導演啊！那個燈光你看一下好不好！還有音效不要亂 cue！這樣戲我們要怎麼演下去？

（舞台外傳來：「我們什麼都沒有動啊！」）

小弟：那個…那個…我大哥…

警官：玩夠了沒有啊？

（燈暗，又傳出一陣淒厲恐怖的哭聲。）

（舞台上所有人都爆出一聲「哇」！）

（燈亮，死者這時已經站起，燈光聚焦在他身上，其餘人跌坐地上。）

死者：可惡啊！你們真的是太可惡了啊！

（燈亮。）

小弟：大哥！大哥你沒有死！

檢察官：沒有可能的啊！你早就四肢冰冷，瞳孔放大，你已經死了啊！

議長：這一切都是幻覺！嚇不了我的！

記者：我知道了！原來剛剛爭辯他是自殺還是他殺，其實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既然又不是自殺，又不是他殺，那就代表說，其實他根本就還沒有死嘛！

議長：你是漫畫看太多了是不是？他分明就已經死了啊！

警官：啊！議長你先別激動！我看看這是怎麼回事—

（警官走近死者，死者突然大叫一聲，警官後退。）

死者：（怒）你們都給我閉嘴！你們實在太可惡了啊！就算是死人，也會被你們氣得活過來！

記者：（小聲）你真的死啦！

死者：（怒）我當然已經死啦！

記者：各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現在 HLTV 美麗的記者曾胡蘭為大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獨家報導，這是新聞史上，第一次在命案現場直接採訪死人！黃阿能先生！能不能跟大家說說看你是怎麼死的？

死者：我怎麼死的？（踹小弟）你說說看我怎麼死的？

小弟：我…我…

死者：你給我說清楚啊！我是怎麼死的？

小弟：（看看警官，又看看議長）大哥…你怎麼死的…我…我不敢說…

死者：（踹小弟）養你這個沒有出息的東西！你不敢說是不是？好！（對檢察官、警官、議長三人）那你們說！我是怎麼死的？

檢察官：你問—

警官：你是一—

檢察官：怎麼死的一—

警官：我們一—

檢察官：認為一—

警官：你應該是一—

議長：你當然是自殺的！

檢察官：對！自殺的！

警官：一點都沒錯！

死者：對！沒錯！我是自殺死的！還是用你那個什麼韓湘子吹簫的方法死的！（對記者）你最好是就照他們說的報，就說我是自殺死的！（對觀眾）反

正今天我怎麼死的不重要，是他們說我是怎麼死的，我就是怎麼死的！
哇！

小弟：哇！大哥啊！

議長：咳咳！

警官：哼！你本來就是自殺死的嘛！

檢察官：是啊是啊！

記者：那那那…黃阿能先生，您不要激動！現在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們都在看著你，既然您不是像他們的說法死的，那麼請您說說您究竟怎麼死的？

死者：咳！剛才我還在天上飄盪的時候，他們說你笨，我還不覺得，現在我才真的覺得，你是真的笨！（怒）你有沒有讀過書啊？你那個學校畢業的啊？

記者：我…政大中文系畢業的啊…毒家報導的沈冶是我學長…。

死者：那你沒有讀過一篇小說叫做《竹籐中》啊！後來還拍成電影，就是你剛剛才講到的《羅生門》！故事裡頭就是兩個人說一個人怎麼死的，說不清楚所以那個人的鬼魂才出來說話，結果鬼魂出來說話還是很不清楚！既然你都說了這是羅生門，如果我不復活出來講話那又哪算是羅生門？可是又因為這是羅生門，如果你要我講清楚這樣更不會是羅生門！既然你都知道這是羅生門，你又怎麼會不懂怎樣才是羅生門？如果你真的不懂怎樣才是羅生門，那你剛才又為什麼又說這是一場羅生門？總之我說這是一場羅生門，你也知道這是羅生門，我們的共識就是這是一場羅生門，羅生門就是要有羅生門的樣子才算是羅生門。懂嗎？

記者：你說的話好…好羅生門喔！

議長：咳！有沒有人跟你說過，羅生門的劇情很老套啊？

警官：對啊對啊！

檢察官：是呀是呀！

死者：老套又怎麼樣？我告訴你們！我活過來找你們！才不是特地跑來告訴你們我怎麼死的，跟你們演什麼羅生門的。我告訴你們！我！要！報！復！呃啊—

（燈光快速明滅數次。進恐怖音效。）

（小弟撲向死者，記者圍著舞台四周奔跑，檢察官、警官慢步退後。議長撿起散彈槍。）

小弟：大哥！大哥！你要做什麼！大哥！

記者：啊！不要！不要！不要打我的臉啊！你要我死！也讓我美麗的死啊！

議長：呃？你說你要幹嘛？

死者：是你！就是你！（對警官、檢察官）還有你們兩個！你們給我聽清楚了！既然我這樣冤死！就會叫你們統統遭報應！你們給我聽清楚了！我死了以後，我會讓這裡…哼哼哼！哼哼哼！

小弟：大哥不要啊！

記者：（停下）會讓這裡怎樣？

議長：哼！你能夠怎麼樣？

死者：我…我會讓這裡天降異象！會發生三件你們想像不到的恐怖的事情！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沈默）

檢察官：撲…

記者：各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剛剛復活過來的黃阿能他說，他說…對不起，
嗯，各位觀眾，我知道我不應該這個樣子的，可是，可是我真的好想笑啊！
哈哈！

議長：嘻嘻…

警官：哈哈—你以為—哈哈！你以為你是誰啊？您貴姓啊？您姓竇嗎？

檢察官：哈哈！剛剛我還以為羅生門已經夠老套了，沒想到，這個，更老套！
更老套！哇哈哈！

警官：（笑到流出眼淚）你要怎樣？下六月雪嗎？哇哈哈！電視現在連西門吹雪
都不演了你還在下六月雪？

議長：電視現在都在演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啦！現在幾月？

警官：十一月？

議長：十一月有什麼？

檢察官：雨！下雨！十一月雨！November Rain！（唱）Do you need some time on
your own ……Do you need some time all alone ……哈哈！

死者：夠了！看來你們真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哼哼！你們根本不知道有多恐怖！
我告訴你們！首先！台北會被大水淹沒！

檢察官：這…很怎麼樣嗎？我從小在汐止長大的，哪次不淹水？

死者：忠孝東路會變成忠孝河！

記者：然後呢？

死者：台北市捷運完全癱瘓！車子都變成泡水車！書都變成泡水書！人都變成泡
水人！台北市變成泡水台北市！

警長：喔！

死者：好恐怖好恐怖喔！你們—你們難道一點都不覺得恐怖嗎？

檢察官：說真的，嗯，我還是覺得六月飛雪比較恐怖！哈哈！

死者：（對小弟）那你說，是水淹台北恐怖，還是六月飛雪恐怖？

小弟：是…六月飛雪。

死者：算了，你們真是不到黃河心不死。那我來告訴你們第二件恐怖的事情喔，
呵呵…喔喔！恐怖喔！我說—台灣會發生大地震！

檢察官：這不是已經發生過了嗎？

韓湘子吹簫

警官：對啊！

死者：那那那…我要告訴你們最後一件恐怖的事情—

議長：（拔出散彈槍）你真的很煩你知不知道？

（議長往死者身上開槍，死者應聲倒下。）

（沈默。）

小弟：（伏倒）大哥啊！！

記者：（瑟縮躲在舞台一角）啊！

檢察官：你…殺了他？

議長：沒有啊！你說他是怎麼死的？

警官：當然是一自殺啊。

檢察官：可是你—議長大人—你怎麼又開槍殺了他—

議長：你是說—我殺了他？

檢察官：我的意思是…

議長：我才不管你的意思是什麼！我問你，他死了對不對？

檢察官：對。

議長：那他是自殺死的對不對？

檢察官：對。

議長：那他既然是自殺死的，我又怎麼會殺了他？

檢察官：可是他自殺死了以後，他剛剛又…

議長：他剛剛又怎麼樣？你都知道他是自殺死的，哪有人在死了以後還可以再被殺死一次的？什麼人可以死兩次啊？還有問題嗎？

檢察官：沒有。啊！還有問題—

議長：什麼問題？

檢察官：那，如果死者的家屬來鬧的話，怎麼辦？議長大人過幾年還要選舉，我怕會對議長大人不利。

議長：這有什麼問題？那個誰…（打警官頭）就是你啦！等下幫我把五十萬的即期支票送去給我們這位檢察官。

警官：是是。

檢察官：五十萬？用來幹嘛？

議長：我給你五十萬。然後死者家屬就拿到五千萬了。然後他們既然拿了錢，就代表這個死人本來就是自己有問題，既然是他有問題，那我就沒有問題。了了？

檢察官：議長大人，你要我五十萬怎麼變成五千萬啊？要我去哪裡生出另外四千九百五十萬？

議長：天啊！爲什麼在我的身邊都是一群笨蛋！那個死人是個笨蛋！那個記者也是笨蛋！現在連你也一樣笨蛋！誰要你去生那個四千九百五十萬送去給

那個笨蛋的笨蛋家屬！五十萬當然是給你拿去放消息用的！事情辦得好我剛剛跟你談過的一樣都不會少！笨蛋！

（死者突然爬起，又倒下。）

小弟：啊！大哥！大哥你怎麼了！

警官：（踹小弟）你又在鬼吼鬼叫什麼？

小弟：我大哥要我跟你們說，你們剛剛又把他殺了一次！殺了三次！

警官：（踹小弟）混蛋！去你笨蛋大哥一起去死啦！死混蛋！

議長：一群笨蛋！啊！差點忘了，那邊還有一個笨蛋！給我過來！

（警官押著記者。）

議長：（用散彈槍指著記者）你剛剛在旁邊看到什麼？

記者：啊！我什麼都沒看到！我什麼都沒有看到！

議長：沒看到是最好。小心改天我殺你全家一

記者：不要啊！

議長：喔！乖！小妹妹不要怕，人家我是有頭有臉的政治人物，我怎麼會做出殺你全家這種粗暴的事情呢？而且我要殺你全家幹嘛？我對你再怎麼不滿，頂多我只會一把一你一毀一容！滾！

（記者噙跟倒在舞台中。）

議長：都沒問題了吧？那我要去我的別宮休息去了，有什麼問題你們自己看著辦吧！

檢察官：議長大人慢走。

警官：（踹小弟）滾了啦！靠！你他媽的最好賴在這裡不走！

（議長把散彈槍扛在肩膀上，警官一路踢著小弟下場。）

檢察官：（踱步）這裡真是個該死的是非之地。對了，散彈槍？那把散彈槍是證物啊！不可以帶走啊！唉呀不對！議長！你還沒有說黃阿能他為什麼要寫恐嚇信威脅你！他為什麼會突然來找你！你都沒有交代啊！不要走！你怎麼可以把這麼多疑問留給觀眾就走掉了？戲怎麼可以這樣演？議長！議長！

（檢察官往議長方向追趕。下場。）

（記者拿出手機。）

記者：主任嗎？我是曾胡蘭，我們現在在議長官邸。我跟你說，我剛剛挖到大獨家，原來發生在議長官邸的命案是…可是他們剛才對我，所以我想問一下主任我們應該怎麼辦？（頓）什麼？漏新聞？我一直都在這邊我怎麼會漏新聞？這個…（頓）其他台的記者啊！他們都回去啦！這邊只有我們HLTV，我們才會挖到這個大獨家啊！（頓）什麼？性愛光碟？四十七分鐘完整版？沈冶他們的雜誌被查扣！主任！你不要這個樣子！好…我知道！我會馬上趕過去！主任你不要這個樣子！

（電話掛斷。記者匆忙離開。下場。燈暗。）

（燈亮。舞台上只有死者一個人孤伶伶的屍體。）

（燈暗。幕落。）